

魯迅：
拾零集

合衆書店刊

英子的書。



集 零 拾

著 迅 魯

店 書 象 合

習 慣 與 改 革

體質和精神都已硬化了的人民，對於極小的一點改革，也無不加以阻撓，表面上好像恐怕於自己不便，其實是恐怕於自己不利，但所設的口實，却往往見得極其公正而且堂皇。

今年的禁用陰歷，原也是瑣碎的，無關大體的事，但商家當然叫苦連天了。不特此也，連上海的無業游民，公司僱員，竟也常常慨然長嘆，或者說這很不便於農家的耕種，或者說這很不便於海船的候潮。他們居然因此念起久不相干的鄉下的農夫，海上的舟子來。這真像煞有些博愛。

一到陰歷的十二月二十三，爆竹就到處畢畢剝剝。我問一家

的店伙：『今年仍可以過舊歷年，明年一準過新歷年麼？』那回答是：『明年又是明年，要明年再看了。』他並不信明年非過陽歷年不可。但日歷上，却誠然刪掉了陰歷，只存節氣。然而一面在報章上，則出現了『一百二十年陰陽合歷』的廣告。好，他們連會孫玄孫時代的陰歷，也已經給準備妥當了，一百二十年！

梁實秋先生們雖然很討厭多數，但多數的力量是偉大，要緊的，有志於改革者倘不深知民衆的心，設法利導，改進，則無論怎樣的高文宏議，浪漫古典，都和他們無干，僅止於幾個人在書房中互相歎賞，得些自己滿足。假如竟有『好人政府』，出令改革乎，不多久，就早被他們拉回舊道上去。

真實的革命者，自有獨到的見解，例如烏略諾夫先生，他是將『風俗』和『習慣』，都包括在『文化』之內的，並且以爲改

革這些，很爲困難。我想，但倘不將這些改革，則這革命卽等於無成，如沙上建塔，傾刻倒塌。中國最初的排滿革命，所以易得響應者，因爲口號是『光復舊物』，就是『復古』，易於取得保守的人民同意的緣故。但到後來，竟沒有歷史上定例的開國之初的盛世，只枉然失了一條辮子，就很爲大家所不滿了。

以後較新的改革，就著著失敗，改革一兩，反動十斤，例如上述的一年日歷上不準註陰歷，却來了陰陽合歷一百二十年。

這種合歷，歡迎的人們一定是很多的，因爲這是風俗和習慣所擁護，所以也有風俗和習慣的後援。別的事也如此，倘不深入民衆的大層中，於他們的風俗習慣，加以研究，解剖，分別好壞，立存廢的標準，而於存於廢，都慎選施行的方法，則無論怎樣的改革，都將爲習慣的岩石所壓碎，或者只在表面上浮游一些時。

現在已不是在書齋中，捧書本高談宗教，法律，文藝，美術；等等的時候了，即使要談論這些，也必須先知道習慣和風俗，而且有正視這些的黑暗面的勇猛和毅力。因為倘不清，就無從改革。僅大叫未來的光明，其實是欺騙怠慢的自己和怠慢的聽衆的。

非革命的急進革命論者

倘說，凡大隊的革命軍，必須一切戰士的意識，都十分正確，分明，這纔是真的革命軍，否則不值一哂。這言論，初看固然是很正當，徹底似的，然而這是不可能的難題，是空洞的高談，是毒害革命的甜藥。

譬如在帝國主義的王宰之下，必不容訓練大眾個個有了『人類之愛』，然後笑嘻嘻地拱手變爲『大同世界』一樣，在革命者們所反抗的勢力之下，也決不容用言論或行動，使大多數人統得到正確的意識。所以每一革命部隊的突起，戰士大抵不過是反抗現狀這一種意思，大略相同，終極目的是極爲歧異的。或者爲社

會，或者爲小集團，或者爲一個愛人，或者爲自己，或者簡直爲了自殺。然而革命軍仍然能夠前行。因爲在進軍的途中，對於敵人，個人主義者所發的子彈，和集團主義者所發的子彈是一樣地能夠制其死命，任何戰士死傷之際，便要減少些軍中的戰鬥力，也兩者相等的。但自然，因爲終極目的的不同，在行進時，也時時有人退伍，有人落荒，有人頹唐，有人叛變，然而只要無礙於進行，則愈到後來，這隊伍也就愈成爲純粹，精銳的隊伍了。

我先前爲葉永蓁君的『小小十年』作序，以爲已經爲社會盡了些力量，便是這意思。書中的主角，究竟上過前線，當過哨兵（雖然連放鎗的方法也未曾被教），比起單是抱膝哀歌，握筆憤歎的文豪們來，實在也切實得遠了。倘若要現在的戰士都是意識正確，而且堅於鋼鐵之戰士，不但是烏托邦的空想，也是出於情

理之外的苛求。

但後來在『申報』上，却看見了更嚴厲，更澈底的批評，因為書中的主角的從軍，動機是爲了自己，所以深加不滿。『申報』是最求和平，最不鼓動革命的報紙，初看彷彿是很不相稱似的，我在這裏要指出貌似澈底的革命者，而其實是極不革命或有革命的個人主義的論客來，使那批評的靈魂和報紙的軀殼正相適合。

其一是頹廢者，因爲自己沒有一定的理想和無力，便流落而求剌那的享樂 一定的享樂，又使他發生厭倦，則時時尋求新刺戟，而這刺戟又須厲害，這纔感到暢快。革命便也是那頹廢者的新刺戟之一，正如饕餮者壓足了肥甘，味厭了，胃弱了，便要喫胡椒和辣椒之類，使額上出一點小汗，纔能送下半碗飯去一般。

他於革命文藝，就要澈底的，完全的革命文藝，一有時代的缺陷的反映，就使池皺眉，以爲不值一哂。和事實離開是不妨的，只要一個爽快。法國的波特萊爾，誰都知道是頹廢的詩人，然而他歡迎革命，待到革命要妨害他的頹廢生活的時候，他纔憎惡革命了。所以革命前夜的紙張上的革命家，而且是極澈底，極激烈的革命家，臨革命時，便能夠撕掉他先前的假面，——不自覺的假面。這種史例，是也應該獻給一種小釘子，一有小地位（或小款子），便東竄東京，西走巴黎的成仿吾那樣「革命文學家」的。

其一，我還定不出他的名目。要之，是毫無定見，因而覺得世上沒有一件對，自己沒有一件不對，歸根結蒂，還是現狀最好的人們。他現爲批評家而說話的時候，就隨便撈到一種東西以駁詰相反的東西。要駁互助說時用爭存說，駁爭存說時用互防說；

反對和正論時用階級爭鬪說，反對鬪爭時就王張人類之愛。論敵是唯心論者呢，他的立場是唯物論，待到和唯物論者相辯難，他却又化爲唯心論者了。要之，是用英尺來量俄里，又用法尺來量密達，而發見無一相合的人。因爲別的一切，無一相合，於是永遠覺得自己是『允執厥中』，永遠得到自己滿足。從這些人們的批評的指示，則只要不完全，有缺陷，就不行。但現在的人，的事，那里會有十分完全，並無缺陷的呢，爲萬全計，就只好毫不動彈。然而這毫不動彈，却也就是一個大錯。總之，做人之道，是非常之煩雜了，至於做革命家，那當然更不必說。

『申報』的批評家對於『小小十年』雖然要求徹底的革命的主角，但於社會科學的翻譯，是加以刻毒的冷嘲的，所以那靈魂是後一流，而略帶一些頹廢者的對於人生的無聊，想喫些辣椒來

開
開
胃
的
氣
味
。

張資平氏的「小說學」

張資平氏據說是「最進步」的「無產階級作家」，你們還在「萌芽」，還在「拓荒」，他却已在收穫了。這就是進步，拔步飛跑，望塵莫及。然而你如果追蹤而往呢，就看見他跑進「樂羣書店」中。

張資平氏先前是三角戀愛小說作家，並且看見女的性慾，比男人還要熬不住，她來找男人，賤人呀賤人，該喫苦。這自然不是無產階級小說。但作者一轉方向，則一人得道，雞犬飛昇，何況神心的遺蛻呢？「張資平全集」還應該看的。這是收穫呀，你明白了沒有？

還有收穫哩。『申報』報告，今年的大夏學生，敬請『爲青年所崇拜的張資平先生』去教『小說學』了。中國老例，英文先生是一定會教外國史的，國文先生是一定會教倫理學的，何況小說先生，當然滿肚子小說學。要不然，他做得出來嗎？我們能保得定荷馬沒有『史詩作法』，沙士比亞沒有『戲劇學概論』嗎？

嗚呼，聽講的門徒是有福了，從此會知道如何三角，如何戀愛，你想女人嗎，不料女人的性慾衝動比你還要強，自己跑來了。朋友，等着罷。但最可憐的是不在上海，只好遙遙『崇拜』難以身列門牆的青年，竟不能恭聽這偉大的『小說學』。現在我將『張資平全集』和『小說學』的精華，提煉在下面，遙獻這些崇拜家，算是『望梅止渴』云。

那就是——



二月二十二日。

好政府主義

梁實秋先生這回在『新月』的『零星』上，也贊成『不滿於現狀』了，但他以爲『現在有智識的人（尤其是夙來有『前驅者』、『權威』、『先進』的徽號的人，）他們的責任不僅僅是冷譏熱嘲地發表一點『不滿於現狀』的雜感而已，他們應該更進一步的誠誠懇懇地去求一個積極醫治『現狀』的藥方。』

爲什麼呢？因爲有病就須下藥，『三民主義是一副藥，——梁先生說，——共產主義也是一副藥，國家主義也是一副藥，無政府主義也是一副藥，好政府主義也是一副藥，』現在你『把所有的藥方都褒貶得一文不值 都挖苦得不留餘地，· 這可是什

麼心理呢？」

這種心理，實在是應該責難的。但在實際上，我却還未曾見過這樣的雜感，譬如說，同一作者，而以爲三民主義者在違背了英美的自由，共產主義者又接受了俄國的虛布，國家主義太狹，無政府主義又太空。：。以所梁先生的『零星』，是將他所見的雜感的罪狀誇大了。

其實是，指摘一種王義的理由的缺點，或因此而生的弊病，雖是並非某一主義者，原也無所不可的。有如被壓搾得痛了，就要叫喊，原不必在想出更好的主義之前，就定要咬住牙關。但自然，能有更好的王張，便更成一個樣子。

不過我以為梁先生所謙遜地放在末尾的『好政府主義』，却還得更謙遜地放在例外的，因爲自三民主義以至無政府主義，無

論他性質的寒溫如何，所開的究竟還是藥名，如石膏，肉桂之類，——至於服後的利弊，那是另一個問題。獨有「好政府主義」這「一副藥」，他在藥方上所開的却不是藥名，而是「好藥料」三個大字，以及一些嘮嘮叨叨的名藥架子的「王張」。不錯，誰也不能說醫病應該用壞藥料，但這張藥方，是不必醫生纔配搖頭，誰也會將他「褒貶得一文不值」。「褒」是「稱讚」之意，用在这里，不但「不通」，也證明了不識「褒」字，但這是梁先生的原文，所以姑仍其舊）的。

倘這醫生羞惱成怒，喝道「你嘲笑我的好藥料主義，就開出你的藥方來！」那就更是大可笑的「現狀」之一，即使並不根據什麼主義，也會生出雜感來的。雜感之無窮無盡，正因為這樣的「現狀」太多的緣故。

一九三〇，四，一七。

關於「唐三藏取經詩話」的版本

——寄開明書店中學生雜誌社——

編輯先生：

這一封信，不知道能否給附載在「中學生」上？

事情是這樣的——

「中學生」新年號內，鄭振鐸先生的大作「宋人話本」中關於「唐三藏取經詩話」，有如下的一段話：

「此話本的時代不可知，但王國維氏據書末「中瓦子張家

印」數字，而斷定其爲宋槧，語頗可信。故此話本，當然亦必爲宋代的產物。但也有人加以懷疑的。不過我們如果一讀元代吳昌齡的西遊記雜劇，便知這部原始的取經故事其產生必定是遠在於吳氏西遊記雜劇之前的。換一句話說，必定是在元代之前的宋代的。而「中瓦子」的數字恰好證實其爲南宋臨安城中所出產的東西，而沒有什麼疑義。」

我先前作「中國小說史略」時，曾疑此書爲元槧，甚招收藏者德富蘇峯先生的不滿，著論闢謬，我也略加答辨，後來收在雜感集中。所以鄭振鐸先生大作中之所謂「人」，其實就是「魯迅」，于唾棄之中，仍寓代爲遮羞的美意，這是我萬分慚而且感的。但我以爲考證固不可荒唐，而亦不宜墨守，世間許多事，只消常識，便得了然。藏書家欲其所藏版本之古，史家則不然。故於

舊書，不以缺筆定時代，如遺老現在還有將儀字缺末筆者，但現在確是中華民國，也不專以地名定時代，如我生於紹興，然而並非南宋人，因為許多地名，是不隨朝代而改的，也不僅據文意的華樸巧拙定時代，因為作者是文人還是市人，於作品是大有分別的。

所以倘無積極的確證，「唐三藏取經詩話」似乎還可懷疑為元槧。即如鄭振鐸先生所引據的同一位「王國維氏」，他別有「兩浙古刊本考」兩卷，民國十一年序，收在遺書第二集中。其卷上「杭州府刊版」的「辛，元雜本」項下，有這樣的兩種在內——

京本通俗小說

大唐三藏取經詩話三卷

是不但定「取經詩話」為元槧，且並以「通俗小說」為元本

了。『兩浙古本考』雖然並非僻書，但中學生諸君也並非專治文學史者，恐怕未必有暇涉獵。所以錄寄貴刊，希爲刊載，一以略助多聞，二以見單文孤證，是難以『必定』一種史實而常有『什麼疑義』的。

專此布達。並請

撰安。

魯迅啓上。

一月十九夜。

一八藝社習作展覽會小引

現在有自以為大有見識的人，在說『爲人類的藝術』。然而這樣的藝術，在現在的社會裏，是斷斷沒有的。看罷，這便是在說『爲人類的藝術』的人，也已將人類分爲對的和錯的，或好的和壞的，而將所謂錯的或壞的加以叫咬了。

所以，現在的藝術，總要一面得到蔑視，冷遇，迫害，而一面得到同情，擁護，支持。

一八藝社也將逃不出這例子。因爲它在這舊社會裏，是新的，年青的，前進的。

中國近來其實也沒有什麼藝術家。號稱『藝術家』者，他們的得名，與其說在藝術，倒是在他們的履歷和作品的題目——故

意提得香豔，漂渺，古怪，雄深。連騙帶嚇，令人覺得似乎了不得。然而時代是在不息地進行，現在新的，年青的，沒有名的作家的作品站在這里了，以清醒的意識和堅強的努力，在榛莽中露出了日見生長的健壯的新芽。

自然，這，是很幼小的。但是，惟其幼小，所以希望都正在這一面。

我的話，也就是只對這一面說的，如上。

一九三一年五月二十二日。

沉 滓 的 泛 起

日本佔據了東三省以後的在上海一帶的表示，報章上叫作『國難聲中』。在這『國難聲中』，恰如用棍子攪了一下停滯多年的地塘，各種古的沉滓，新的沉滓，就都翻着筋斗漂上來，在水面上轉一個身，來趁勢顯示自己的存在了。

自信現在可以說能打仗的，是要操練久不想起的洋鎗了，但也有現在也不想說去打仗的，那就照歐洲大戰時候的德意志帝國的例，來『頭腦動員』，以盡『國民一份子』的義務。有的去查『唐書』，說日本古名『倭奴』；有的去翻字典，說倭是矮小之意，有的紀得了文天祥，岳飛，林則徐，——但自然，更積極的是

新的文藝界。

先說一點另外的事罷，這叫作『和平聲中』。在這樣的聲中，是『胡展堂先生』到了上海，據說還告誡青年，教他們要養『力』勿使『氣』。靈藥就有了。第二天在報上便見廣告道：『胡漢民先生說，對日外交，應確定一堅強之原則，並勸勉青年須養力，毋洩氣，養力就是強身，洩氣就是悲觀，要強身祛悲觀，須先心花怒放，大笑一次。』但這樣的寶貝是什麼呢？是美國的一張舊影片，將探險滑稽化以博小市民一笑的『兩親家遊非洲』。

至於真的『國難聲中的興奮劑』呢，那是『愛國歌舞表演』，自己說，『是民族性的活躍，是歌舞界的精髓，促進同胞的努力，達到最後的勝利』的。倘有知道這立奏奇功的大明星是誰麼？曰：王人美，薛伶仙，黎莉莉。

然而終於「上海文藝界大團結」了。「草野（六卷七號）上記着盛況道：『上海文藝界同人，平時很少聯絡，在嚴重時期，除各個參加其他團體的工作外，復由謝六逸，朱應鵬，徐蔚南三人發起，：集會討論。在十月六日下午三點鐘，已陸續到了東亞食堂。略進茶食，即開始討論，頗多發揮，：最後定名為上海文藝界救國會』云。

「發揮」我們還無從知道，僅據眼前的方法看起來，是先看「兩親家遊菲洲」以養力，又看「愛國的歌舞表演」以興奮，更看「日本小品文選」和「藝術三家言」並且略進茶點而發揮。那麼，中國就得救了。

不成。這恐怕不必文學青年，就是文學小囡囡，也未必會相信。沒有法子，只得再加上兩個另外的好消息，就是目前的愛國

文藝家所主宰的『申報』所發表出來的——

十月五日的『自由談』裏葉華女士云：『無辦法之國民，如何有有辦法之政府。國聯絕望矣。際茲一髮千鈞，全國國民宜各立所志，各盡所能，各抒所見，余也不才，謹以戰犬問題商諸國人。：各犬中，要以德國警犬最稱職，余極主張吾國可選擇是犬作戰。』

拾 摺

同時二十五日也是『自由談』裏『甦民自漢口寄』云：『日者寓書滬友王子仲良，間及余之病狀，而以不能投身義勇軍爲憾。王子：竟以靈藥一裹見寄，云爲培生製藥公司所出益金草，功能治肺癆咳血，可一試之。：余立行試服，則咳果止，兼旬而後，體氣漸復，因念。：一旦國家有事，吾必身列戎行，一展平生之壯志，滅此朝食，行有日矣。：』

那是連病夫也立刻可以當兵，警犬也將幫同愛國，在愛國文藝家的指導之下，真是大可樂觀，要『滅此朝食』了。只可惜不必是文學青年，就是文學小囡，也會覺得逐段看去，即使不稱爲『廣告』的，也都不過是出賣舊貨的新廣告，要趁『國難聲中』或『和平聲中』將利益更多的榨到自己的手裏去。

因爲要這樣，所以都得在這個時候，趁勢在表面來泛一下，明星也有，文藝家也有，警犬也有，藥也有；也因爲趁勢，泛起來就格外省力。但因爲泛起來的是沈萍，沈萍又究竟不過是沈萍，所以因此一泛，他們的本相倒越加分明，而最後的運命，也還是乃舊沈下去。

十月二十九日

以脚報國

今年八月三十一日『申報』的『自由談』裏，又看見了署名『寄萍』的『楊縵華女士遊歐雜感』，其中的一段，我覺得很有趣，就照抄在下面

『……有一天我們到比利時一個鄉村裏去。許多女人爭着來看我的脚。我伸起脚來給伊們看。才平服伊們好奇的疑竇。一位女人說「我們也向來不曾見過中國人。但從小就聽說中國人是有尾巴的。（即辮髮）都要討姨太太的。女人都是小脚。跑起路來一搖一擺的。如今才明白這話不確實。請原諒我們的錯念」。還有一人自以爲熟悉東亞

情形的，帶着譏笑的态度說「中國的軍閥如何專橫。到處鬧的是兵匪。人民過着地獄的生活」。這種似是而非的話，說了一大堆。我說「此種傳說。全無根據」。同行的某君，也報以很滑稽的話。「我看你們那裏會知道立國數千年的大中華民國，等我們革命成功之後，簡直要把顯微鏡來照你們比利時呢。」就此一笑而散。」

我們的楊女士雖然用她的尊脚征服了比利時女人，爲國增光，但也有兩點「錯念」。其一，是我們中國人的確有過尾巴（卽辮髮）的，纏過小脚的，討過姨太太的，雖現在也在討。其二，是楊女士的脚不能代表一切中國女人的脚，正如留學的女生不能代表一切中國的女性一般。留學生大多數是家裏有錢，或由政府派遣，爲的是將來給家族或國家增光，貧窮和受不到教育的女人

怎麼能同日而語。所以，雖在現在，其實是纏着小脚，『跑起路來一搖一擺的』女人還不少。

至於困苦，那是用不着多談，只要看同一的『申報』上，記載着多少『呼籲和平』的文電，多少募集急賑的廣告，多少兵變和綁票的記事。留學外國的少爺小姐們雖然相隔太遠，可以說不知道，但既然能想到用顯微鏡，難道就不能想到用望遠鏡嗎？況且又何必用望遠鏡呢，同一的『楊縵華女士遊歐雜感』裏就又說

『：：據說使領館的窮困，不自今日始。不過近幾年來，有每况愈下之勢。譬如達到我國國慶或是重大紀念日，照例須招待外賓，舉行盛典，意思是慶祝國運方興，兼之聯絡各友邦的感情。以前使領館必備盛宴，款待上賓，到了去年，爲館費支絀，改行茶會，以目前的形勢推測，

將後恐怕連茶會都開不成呢。在國際上最講究體面的，要算日本國，他們政府行政費的預算，寧可特別節省，惟獨於駐外使領館的經費，十分充足。單就這一點來比較，我們已相形見拙了。」

使館和領事館是代表本國，如楊女士所說，要『慶祝國運方興』的，而竟有『每况愈下之勢』，孟子曰，『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則人民的過着什麼生活，也就可想而知了。然而小國比利時的女人們究竟是單純的，終於請求了原諒，假使她們真『知道立國數千年的大中華民國』的國民，往往有自欺欺人的不治之症，那可真是沒有面子了。

假如這樣，又怎樣辦呢？我想，也還是『就此一笑而散』罷。

唐朝的釘梢

上海的摩登少爺要勾搭摩登小姐，首先第一步，是追隨不捨，術語謂之「釘梢」。「釘」者，堅附而不可拔也，「梢」者，末也，後也，譯成文言，大約可以說是「追躡」。據釘梢專家說，那第二步便是「扳談」，即使罵，也就大有希望，因為一罵便可有言語來往，所以也就是「扳談」的開頭。我一向以為這是現在的洋場上纔有的，今看「花間集」，乃知道唐朝就已經有了這樣的事，那裏面有張泌的浣溪紗調十首，其九云：

晚逐香車入鳳城，東風斜揭繡簾輕，慢迴嬌眼笑盈盈，
消息未通何計從，便須伴醉且隨行，依稀聞道「太狂生

這分明和現代的釘梢法是一致的。倘要譯成白話詩，大概可以是以這樣：

夜趕洋車路上飛，

東風吹起印度網衫子，顯出腿兒肥，

亂丟俏眼笑迷迷。

難以扳談有什麼法子呢？

只能帶着油腔滑調且釘梢，

好像聽得罵道『殺千刀』！

但恐怕在古書上，更早的也還能夠發見，我極希望博學者見教，因為這是對於研究『釘梢史』的人，極有用處的。

『夏娃日記』小引

瑪克·士溫 (Mark Twain) 無須多說，只要一翻美國文學史，便知道他是前世紀末至現世紀初有名的幽默家 (Humorist)。不但一看他的作品，要令人眉開眼笑，就是他那筆名，也含有一些滑稽之感的。

他本姓克萊門斯 (Samuel Langhorn Clemens, 1835-1910)，原是一個領港，在發表作品的時候，便取量水時所喊的訛音，用作了筆名。作品很為當時所歡迎，他即被看作講笑話的好手，但到一九一六年他的遺著 "The Mysterious Stranger" 一出版，却分明證實了他是很深的厭世思想的懷抱者了。

含着哀怨而在嘻笑，爲什麼會這樣的？

我們知道，美國出過亞倫·坡（Edgar Allan Poe），出過霍桑（N. Hawthorne），出過惠德曼（W. Whit man）。都不是這麼表裏兩樣的。然而這是南北戰爭以前的事。這之後，惠德曼先就唱不出歌來，因爲這之後，美國已成了產業主義的社會，個性都得鑄在一個模子裏，不再能主張自我了。如果王張，就要受迫害。這時的作家之所注意，已非應該怎樣發揮自己的個性，而是怎麼寫去，纔能有人受讀，賣掉原稿，得到聲名。連有名如荷惠勒（W. D. Howells）的，也以爲文學者的能爲世間所容，是在他給人以娛樂。於是有些野性未馴的，便站不住了，有的跑到外國，如詹謨士（Henry James），有的講講笑話，就是瑪克·士溫。

那麼，他的成了幽默家，是爲了生活，而在幽默中又含着哀

怨，含着諷刺，則是不甘於這樣的生活的緣故了。因為這一點點的反抗，就使現在新土地裏的兒童，還笑道：瑪克·士溫是我們的。

這『夏娃日記』（Eves' Diary）出版於一九〇六年，是他的晚年之作，雖然不過一種小品，但仍是在天真中露出弱點，敘述裏夾着譏評，形成那時的美國姑娘，而作者以為是一切女性的肖像，但臉上的笑影，却分明是有了年紀的了。幸而靠了作者的純熟的手腕，令人一時難以看出，仍不失為活潑潑地的作品，又得譯者將丰神傳達，而且朴素無華，幾乎要令人覺得倘使夏娃用中文來做日記，恐怕他就如此一樣，更加值得一看了。

萊勒孚（Iester Ralph）的五十餘幅白描的插圖，雖然柔輭，却很清新，一看布局，也許很容易使人記起中國清季的任渭長的

作品，但他所畫的是仙俠高士，瘦削怪誕，遠不如這些的健康；而且對於中國現在看慣了斜眼削肩的美女圖的眼睛，也是很有澄清的益處的。

一九三一年九月二十七夜，記。

新的「女將」

在上海製圖版，比別處便當，也似乎好些，所以日報的星期附錄畫報呀，書店的什麼什麼月刊畫報呀，也出得比別處起勁。這些畫報上，除了一排一排的坐着大人先生們的什麼什麼會開會或閉會的紀念照片而外，還一定要有「女士」。

「女士」的尊容，爲什麼要紹介於社會的呢？我們只要看那說明，就可以明白了。例如：

「A女士，B女校皇后，性喜音樂」。

「C女士，D女校高材生，愛養叭兒狗」。

「E女士，F大學肄業，爲G先生之第五女公子」。

再看裝束 春天都是時裝，緊身窄袖，到夏天，將褲腳和袖子都撒掉了，坐在海邊，叫作『海水浴』，天氣正熱，那原是應該的，入秋，天氣涼了，不料日本兵恰恰侵入了東三省，於是畫報上就出現了白長衫的看護服，或托鎗的戎裝的女士們。

這是可以使讀者喜歡的，因為富於戲劇性。中國本來喜歡玩把戲，鄉下的戲台上，往往掛着一副對子，一面是『戲場小天地』，一面是『天地大戲場』。做起戲來，因為是鄉下，還沒有『乾隆帝下江南』之類，所以往往是『雙陽公王追狄』，『薛仁貴招親』，其中的女戰士，看客稱之為『女將』。她頭插雉尾，手執雙刀（或兩端都有鎗尖的長鎗），一出臺，看客就看得更起勁。明知不過是做做戲的，然而看得更起勁了。

練了多年的軍人，一聲鼓響，突然都變了無抵抗王義者。於

是遠路的文人學士，便大談什麼『乞丐殺敵』，『屠夫成仁』，『奇女子救國』一流的傳奇式古典，想一聲鑼響，出乎意料之外的人物來『爲國增光』。而同時，畫報上也就出現了這些傳奇的插畫。但還沒有提起劍仙的一道白光，總算還是切實的。

但願不要誤解。我並不是說，『女士』們都將在繡房裏關起來，我不過說，雄兵解甲而密斯托鎗，是富於戲劇性的而已。

還有事實可以證明。一，誰也沒有看見過日本的『懲膺中國軍』的看護隊的照片，二，日本軍裏是沒有女將的。然而確已動手了。這是因爲日本人是做事是做事，做戲是做戲，決不混合起來的緣故。

幾條「順」的翻譯

在這一個多年之中，拚死命攻擊「硬譯」的名人，已經有了三代。首先是祖師梁實秋教授，其次是徒弟趙景深教授，最近就來了徒孫楊晉豪大學生。但這三代之中，却要算趙教授的王張最爲明白而且徹底了，那精義是——

「與其信而不順，不如順而不信。」

這一條格言雖然有些希奇古怪，但對於讀者是有效刀的。因爲「信而不順」的譯文，一看便覺得費力，要借書來休養精神的讀者，自然就會佩服趙景深教授的格言。至於「順而不信」的譯文，却是倘不對照原文，就連那「不信」在什麼地方都不知道。

然而用原文來對照的讀者，中國有幾個呢。這時候，必須讀者比譯者知道得更多一點，才可以看出其中的錯誤，明白那『不信』的所在。否則，就只好胡里胡塗的裝進腦子裏去了。

我對於科學是知道得很少的，也沒有什麼外國書，只好看看譯本，但近來往往遇見疑難的地方。隨便舉幾個例子罷。『萬有文庫』裏的周太玄先生的『生物學淺說』裏，有這樣的一句——

『最近如尼爾及厄爾兩氏之對於麥：：：』

據我所知道，在瑞典有一個生物學名家 Nilsson-Ehle 是考驗小麥的遺傳的，但他是一個人而兼兩姓，『應該譯作尼爾厄爾』才對。現在稱爲『兩氏』又加了『及』，順是順的，却很使我疑心是別時兩位了。不過這是小問題，雖然，要講生物學，連這些小節也不應該忽略，但我們姑且模模糊糊罷。

今年的三月號『小說月報』上馮厚生先生譯的『老人』裏，又有這樣的一句——

『他田傷寒病變為流行性感胃（Influenza）的重病』

這也是很『順』的，但據我所知道，流行性感胃並不比傷寒重，而且一個是呼吸系病，一個是消化系病，無論你怎樣『變』，也『變』不過去的。須是『傷風』或『中寒』，這才變得過去。但小說不比『生物學淺說』，我們也姑且模模胡胡罷。這回另外來看一個奇特的實驗，

這一種實驗，是出在何定傑及張志耀兩位合譯的美國 Conklin 所作的『遺傳與環境』裏面的。那譯文是——

『· 他們先取出兔眼睛內髓質之晶體，注射於家禽，等到家禽眼中生成一種「代晶質」，足以透視這種外來的蛋白質精以

後，再取出家禽之血清，而注射於受孕之雌兔。雌兔經此番注射，每不能堪，多遭死亡，但是他們的眼睛或晶體並不見有若何之傷害，並且他們卵巢內所蓄之卵，亦不見有什麼特別之傷害，因為就他們以後所生的小兔看來，並沒有生而具殘缺不全之眼者。

這一段文章，也好像是頗「順」，可以懂得的。但仔細一想，却不免不懂起來了。一，「髓質之晶體」是什麼？因為水晶體是沒有髓質皮質之分的。二，「代晶質」又是什麼，三，「透視外來的蛋白質」又是怎麼一回事？我沒有原文能對，實在苦勞得很，想想去，才以為恐怕是應該改譯為這樣的——

「他們先取兔眼內的製成漿狀（以便注射）的水晶體，注射於家禽，等到家禽感應了這外來的蛋白質（即漿狀的水晶體）而生「抗晶質」（即抵抗這漿狀水晶體的物質），然後再取其血清，

而注射于懷孕之雌兔。

」

以上不過隨手引來的幾個例，此外情隨事遷，忘却了的還不少，有許多爲我所不知道的，那自然就都流過去，或者照樣錯誤地裝在我的腦裏了。但卽此幾個例子，我們就已經可以決定，譯得『信而不順』的至多不過看不懂，想一想也許能懂，譯得『順而不信』的却令人迷誤，怎樣想也不會懂，如果好像已經懂得，那麼你正是入了迷途了。

風馬牛

王張『順而不信』譯法的大將趙景深先生，近來却並沒有譯什麼大作，他大抵只在『小說月報』上，將『國外文壇消息』，來介紹給我們。這自然是很可感謝的。那些消息，是譯來的呢，還是介紹者自己去打聽來，研究來的？我們無從捉摸。即使是譯來的罷，但大抵沒有說明出處，我們也無從考查。自然，在主張『順而不信』譯法的趙先生，這是都不必注意的，如果有些『不信』，倒正是貫徹了宗旨。

然而，疑難之處，我却還是遇到的。

在二月號的『小說月報』裏，趙先生將『新羣衆作家近訊』

告訴我們，其一道。『格羅撥已將馬戲的圖畫故事 'May Cop' 脫稿。』這是極『順』的，但待到看見了這本圖畫，却不盡是馬戲。借得英文字典來，將書名下面注着的兩行英文 'Life and Love Among the Acrobats Told Entirely in Pictures' 查了一遍，才知道原來並不是『馬戲』的故事，而是『做馬戲的戲子們』的故事。這麼一說，自然，有些『不順』了。但內容既然是這樣的，另外也沒有法子想。必須是『馬戲子』，這才會有的『Love』。

『小說月報』到了十一月號，趙先生又告訴了我們『塞意斯完成四部典』，而且『連最後的一冊「半人半牛怪」(Der Zentaur)也已於今年出版』了。這一下『Der』，就令人眼睛發白，因為這是茄門話，就是想查字典，除了同濟學校也幾乎無處可惜，那里還敢發生什麼貳心。然而那下面的一個名詞，却不寫尙可，一寫

倒成了疑難雜症。這字大約是源於希臘的，英文字典上也就有，我們還常常看見用它做畫材的圖畫，上半身是人，下半身却是馬，不是牛；牛馬同是哺乳動物，爲了要『順』，固然混用一回也不關緊要，但究竟馬是奇蹄類，牛是偶蹄類，有些不同，還是分別了好，不必『出到最後的一冊』的時候，偏來『牛』一下子的。

『牛』了一下之後，使我聯想起趙先生的有名的『牛奶路』來了。這很像是直譯或『硬譯』，其實却不然，也是無緣無故的『牛』了進去的。這故事無須查字典，在圖畫上也能看見。却說希臘神話裏的大神宙斯是一位很有些喜歡女人的神，他有一回到人間去，和某女士生了一個男孩子。物必有偶，宙斯太太却偏又是一個很有些嫉妬心的女神。她一知道，拍桌打凳的（？）大怒了一通之後，便將那孩子取到天上，要看機會將他害死。然而孩子

是天真的，他滿不知道，有一回，碰着了宙太太的乳頭，便一吸，太太大吃一驚，將他一推，跌落到人間，不但沒有被害，後來還成了英雄。但宙太太的乳汁，却因此一吸，噴了出來，飛散天空，成爲銀河，也就是『牛奶路』，——不，其實是『神牛奶路』。但白種人是一切『奶』都叫“Milk”的，我們着慣了罐頭牛奶上的文字，有時就不免於誤譯，是的，這也是無足怪的事。

但以對於翻譯大有主張的名人，而遇馬發昏，愛牛成性，有些『牛頭不對馬嘴』的翻譯，却也可當作一點談助。——不過當作別人的一點談助，並且藉此知道一點希臘神話而已，於趙先生的『與其信而不順，不如順而不信』的格言，却還是毫無損害的。這叫作『亂譯萬歲！』

中華民國的新「堂·吉訶德」們

十六世紀末尾的時候，西班牙的文人西萬提斯做了一大部小說叫作『堂·吉訶德』，說是位吉先生，看武俠小說看厭了，硬要去學古代的游俠，穿一身破甲，騎一匹瘦馬，帶一個跟丁游來游去，想斬妖服怪，除暴安良。誰知當時已不是那麼古氣盎然的時侯了，因此只落得鬧了許多笑話，吃了許多苦頭，終於上大當，受了重傷，狼狽回來，死在家裏，臨死才知道自己不過一個不常人，並不是什麼大俠客。

這一個古典，去年在中國曾經很被引用了一回，受到這個證法的名人，似乎還有點很不高興的樣子。其實是，這種書獸子，

乃是西班牙書獃子，向來愛講『中庸』的中國，是不會有的。西班牙人講戀愛，都天天到女人窗下去唱歌，信舊教，就燒殺異端，一革命，就搗爛教堂，踢出皇帝。然而我們中國的文人學子，不是總說女人先來引誘他，諸教同源，保存廟產，宣統在革命之後，還許他許多年在宮裏做皇帝嗎？

記得先前的報章上，發表過幾個店家的小伙計，看劍俠小說入了迷，忽然要到武當山去學道的事，這倒很和『堂，吉訶德』相像的。但此後便看不見一點後文，不知道是也做出了許多奇迹，還是不久就又回到家裏去了？以『中庸』的老例推測起來，大約以回了家爲合式。

這以後的中國式的『堂·吉訶德』的出現，是『青年援馬團』。不是兵，他們偏要上戰場；政府要訴諸國聯，他們偏要自己

動手，政府不准去，他們偏要去；中國現任總算有一點鐵路了，他們偏要一步一步的走過去，北方是冷的，他們偏只穿夾襖；打仗的時候，兵器是頂要緊的，他們偏只着重精神。這一切等等，確是十分『堂·吉訶德』的了。然而究竟是中國的『堂·吉訶德』，所以他只一個，他們是一團，送他的是嘲笑，送他們的是歡呼，迎他的是詫異，而迎他們的也是歡呼，他駐紮在深山中，他們駐紮在真茹鎮，他在磨坊裏打風磨，他們在常州玩梳篦，又見美女，何幸如之（見十二月『申報自由談』）。其苦樂之不同，有如此者，嗚呼！

不錯，中外古今的小說太多了，裏面有『輿櫬』，有『截指』有『哭秦庭』，有『對天立誓』。耳濡目染，誠然也不免來抬棺材，砍指頭，哭孫陵，宣誓出發的。然而五四運動時胡適之博

士講文學革命的時候，就已經要『不用古典』，現在在行爲上，似乎更可以不用了。

講二十世紀戰事的小說，舊一點的有雷馬克的『西線無戰事』，稜的『戰爭』，新一點的有綏拉菲摩維支的『鐵流』，法捷耶夫的『毀滅』，裏面都沒有這樣的『青年團』，所以他們都實在打了仗。

『野草』英文譯本序

馮 Y · S · 先生由他的友人給我看了『野草』的英文譯本，並且要我說幾句話。可惜我不懂英文，只能自己說幾句。但我希望，譯者將不嫌我只做了他所希望的一半的。

這二十多篇小品，如每篇末尾所注，是一九二四到二六年在北京所作，陸續發表於期刊『語絲』上的。大抵僅僅是隨時的小感想。因為那時難於直說，所以有時措辭就很含糊了。

現在舉幾個例罷。因為諷刺當時盛行的失戀詩，作『我的失戀』，因為憎惡社會上旁觀者之多，作『復讎』第一篇，又因為驚異於青年之消沈，作『希望』。『這樣的戰士』，是有感於文

人學士們幫助軍閥而作，『腊葉』，是爲愛我者的想要保存我而作的。段祺瑞政府鎗擊徒手民衆後，作『淡淡的血痕中』，其時我已避居別處，奉天派和直隸派軍閥戰爭的時候，作『一覺』，此後我就不能住在北京了。

所以，這也可以說，大半是廢弛的地獄邊沿的慘白色小花，當然不會美麗。但這地獄也必須失掉。這是由幾個有雄辯和辣手，而那時還未得志的英雄們的臉色和語氣所告訴我的。我於是作『失掉的好地獄』。

後來，我不再作這樣的東西了。日在變化的時代，已不許這樣的文章，甚而至於這樣的感想存在。我想，這也許倒是好的罷。爲譯本而作的序言，也應該在這裏結束了。

十一月五日。

答北斗雜誌社問

——創作要怎樣纔會好？

編輯先生：

來信的問題，是要請美國作家和中國上海教授們做的，他們滿肚子是『小說法程』和『小說作法』。我雖然做過二十來篇短篇小說，但一向沒有『宿見』，正如我雖然會說中國話，却不會寫『中國語法入門』一樣。不過高情難却，所以只得將自己所經驗的瑣事寫一點在下面——

- 一，留心各樣的事情，多看看，不看到一點就寫。
- 二，寫不出的時候不硬寫。

三，模特兒不用一個一定的人，看得多了，湊合起來的。

四，寫完後至少看兩遍，竭力將可有可無的字，句，段刪去，毫不可惜。做可將可作小說的材料縮成 *Sketch*，決不將 *Sketch* 材料拉成小說。

五，看外國的短篇小說，幾乎全是東歐及北歐作品，也看日本作品。

六，不生造除自己之外，誰也不懂的形容詞之類。

七，不相信「小說作法」之類的话。

八，不相信中國的所謂「批評家」之類的话，而看看可靠的外國批評家的評論。

現在所能說的，如此而已。此復，即請

謹安！

十二月二十七日。

上海象書店出版新書

書名	著作	編譯者	定價
英文 作文法 字典	張資平	金劉桑 拆思繼 聲訓鼎	實價一元四角
愛的交流	高爾基	錢杏邨編	實價一元
勞動的音樂	高爾基	史鐵兒	實價六角
不平常的故事	高爾基	史鐵兒	實價二角五分
中國文學史綱要	鄭作民		實價八角五分
新文學概論講話	陳君冶		印刷中
中國文化史講話	鄭作民		印刷中
韓柳散文選		金民天	實價三角五分
歐陽修散文選		金民天	實價四角

經
售
處

有 所 權 版
印 翻 准 不

天 太 北 開
津 原 平 封
南 覺 佩 豫
洋 民 文 郁
書 書 社 齋
局 社 文

汕 廣 廈 濟
頭 州 門 南
文 共 開 東
明 和 明 方
商 書 書 書
務 局 店 局

重 漢 洛 西
慶 口 陽 安
北 現 世 大
新 代 界 東
書 書 書 東
局 局 局 書
局 局 局 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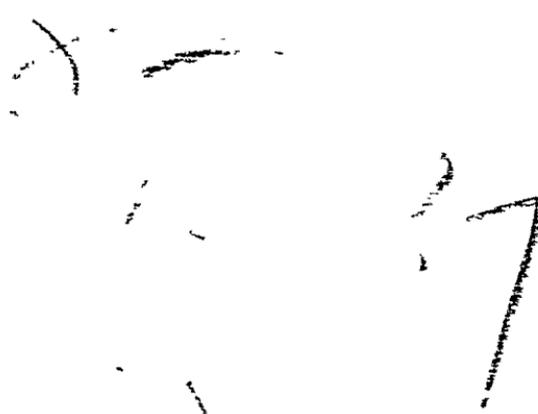
發 著 定 書
行 者 價 名
者 者 價 拾
合 魯 實 零
象 迅 價 二 集
書 二 二 角 五
店 角 角 分 分

太
和
坊
五
號

上
海
四
馬
路

印 付 月 九 年 三 廿 國 民
版 出 月 十 年 三 廿 國 民

本書審查證密字一五五十九號



\$.25